

一封22年前的回信

陈超

一个月前,我还在家里和单位反复寻找原来范敬宜先生给我的一封回信。久寻无功,懊恼之情,一时无以言表。前几天,电脑桌上莫名地出现了一沓泛黄的旧纸,展开一看,赫然就是那封信,我不由喜出望外。

今年恰好是范敬宜先生逝世十周年,冥冥中一切若有天意。

22年前,因为种种原因,我回到了家乡的小城,成为一名新入职的“菜鸟”记者。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本着“干就干好”的朴素心理,我开始尝试写作各种新闻体裁,包括言论和理论文章。父亲是一名老新闻工作者,他对我的努力很欣喜,鼓励我大胆写作,向各大媒体投稿,尤其是《人民日报》。“如果你能写好‘今日谈’,那你的言论写作就过关了。”父亲说。按照他的设想,我投了几次自认为不错的作品,却一直未能见报。久战无功,不免焦虑起来,我能做一个合格的记者吗?反复问过几次父亲,都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我却越发的不自信了。我甚至怀疑,父亲仅仅是从鼓励的角度出发说这些话,好让我坚持下来。

找个专家帮我鉴定一下吧,我的心中,不可遏制地诞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思前想后,我决定给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写一封信,请教几个问题,也确定一下自己的人生方向。我知道,写这样的信是有些鲁莽的,只是觉得无妨偶尔“出格”一下,就当作年少轻狂吧。1998年的5月,我给范敬宜先生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还附上一篇“今日谈”的投稿,希望他能提供一些指导。

两三个月了,一直没有回音——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一位《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每天都有那么多繁忙的事务要处理,一个素不相识的小记者来信,也许早就忘了吧。

到了10月底的一天,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人民日报》的来信。最初我以为,是自己的哪一次投稿入了某位编辑的“法眼”,退稿也要指点一番。打开信封后,我震惊了,居然是范敬宜先生的一份亲笔信!回信是用蓝色墨水写的,秀丽的行书如同用尺子量过,整齐地排在纸面上。信写得很认真,看得出写过之后又仔细读了一遍。正文里修改了一处,还在另一处加了一个字。

回信的第一句,就是一声道歉。他说,五个月后才开始回信,实在“不太礼貌”。原因是自己工作变动,四月份已经从人民日报岗位上退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所以一直处于忙乱和不稳定的状态。可是对我而言,这已经是不胜之喜

了。何况,他在信中还使用了“您”这样的称呼,更让我一个小年轻感到无地自容。

正文最后一段的最后,他说“但是您的那封信,我一直留着”。年轻的我对此话一扫而过,“当时只道是寻常”。直到多年以后,我在家中花了几天时间,拼命寻找这封信,又久寻不到时,才忽然懂得了这句话的背后,包含了多大的善意。我不知道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离先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室有多远,也不知道先生的家和报社之间的路有多长,但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在一大堆显然是更加重要和有用的文书中,他一直保留着一封“草根”的来信,这份心意可想而知。有几个人,能够像先生这样,不在其位,仍谋其“政”?

对我提的几个问题,范敬宜先生都一一回复了,还很谦虚地说没有考虑好,只是一点“个人认识”。对我写的“今日谈”,范敬宜先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说:“我同意您父亲的评价,达到了发表水平,但不够精彩。内容和文笔都比较平。这里最主要的还是要选择好主题。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今日谈’不一定都精彩,但力求提出的是新问题、新观点。您的文字比较顺畅,今后可多在选题上下功夫。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主要是不断实践。今后如有满意的作品,可以寄给我看看。虽然我已不在‘位’,如有好文章,总还是可以推荐的。”在信的最后,他还不忘顺便向我的父亲问好。遗憾的是,直到范敬宜先生逝世,我也没能拿出一篇自己满意的作品,请他再次指点。

2010年,我从媒体上得知范敬宜先生去世的消息,感到很难过。在我看来,像他这样的儒雅大家,79岁实在是“英年早逝”,足以让人扼腕叹息。给我的信,对范敬宜先生而言,也许只是他往来的千千万万封书信中微不足道的一篇,但他展现的,正是一个长者的仁厚之心——即使你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我也以礼相待,让你如宾如朋;也是一位前辈的提携之举——即使你只是一时的冲动,我也小心呵护,让你向上向善;更是一个新闻人的人文风骨——即使你只是一时迷茫,我也愿意为你点亮人生,让你勇往直前。

先生说过,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这也许就是他念念不忘回信的原因之一吧。22年过去了,我也在新闻的战线上一直行进。因为先生的教诲,做个记者、努力写好新闻的初心一直没有改变。时光荏苒,十年也不过是转眼即逝。即便至今,我也没写出能够请先生过目的文章,但也要向着天际说一句:“先生,受教了!”



鸟食初冬

叶落风不起

章铜胜

今年的立冬时节,天气还算温暖,冬意难觉。等到了小雪时,突然就降温了,连忙加衣,出门时,一阵风来,明显能感到袭人的寒冷。我所在的这座小城,冬天说来就这样来了。小城临江,东南多山。天天到东部的凤凰山,仿佛与四时的节气近了些,自己也更在意这些了,在意芽萌、花开、荫浓,也在意此时叶落的萧索。

河边的枫杨树,叶子是最早落下的。此时,树上的叶子将要落尽,风中,干瘦的枝上仅剩几枚叶子,看着它们孤零零的情状,我想起它们在春天最早萌芽时的样子。先是枝上一点若隐若现的绿意,如一层浅绿的雾蒙在枝头,有蜂鸟在树枝间悬停、流连,然后那点绿意渐渐打开,枫杨的长枝上开始丰盈起来。过去才几个月的时间,它们已经纷纷落下,在落叶和枯枝之间,留下了天空和时光的一片空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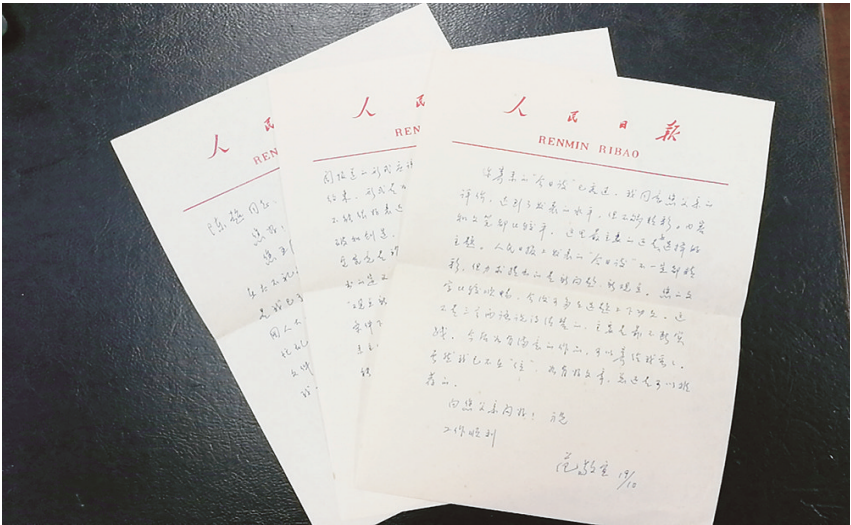
对于我来说,梧桐的叶子大了一点儿,总感觉它们大得有些招摇,不论是在它们青绿之时,还是黄了以后。招摇原本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不太喜欢它们有些招摇的样子,当它们叶茂荫浓时,我总觉得梧桐树上的叶子有些乱乱的。等到梧桐的叶子黄了,有三三两两的叶子往下落了,树上的叶子就更显得乱了。等到寒风起,招摇的梧桐叶子,也爽快利落,只在一夜之间,便落了满地,它们落得真快、真干净,似乎对曾经的一树荫浓没有什么留恋。

银杏的叶子,有文艺腔,总是招人喜爱的样子。这些年,银杏见得多了,也便觉出它的有意思了。印象中,银杏叶子绿得迟,已经柳绿花红的时候,它还不着急不着恼地慢慢酝酿着自己的小心事,然后悄悄地冒出一小点芽叶来。银杏的叶子,性子总是慢的,也是慢慢地黄,慢慢地落,有些犹疑,有些煞有介事。

我家楼下的银杏叶还在青黄之间,山里的银杏叶已经黄了一树,落了一地。我在河湾边看到青绿的草地上,落了一层金黄的银杏叶时,忍不住站在河湾的另一侧,静静地看了许久。此时,银杏树上又有几片叶子随风而下,轻轻地落在另一些叶子的上面,宁静而又安然的样子,恍如一截时光。它不会打扰到你,也不会为谁作片刻的停留,如一片银杏叶子的变黄、落下,自然而又无法逆转。我家楼下的银杏树和不远处山里的银杏树,仿佛来自不同的两个世界,可是它们又有着同样幽静而又淡然的脾性,不急不缓,在时光里,一如一缕阳光、一溪流水。

柿树的叶子,不论是叶形,还是叶色,都不大好看。如果不是为了摘柿子,大概也没有多少人家愿意栽几棵柿子树。柿子会结果,结的柿子好多。一树橙红的柿子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有暖意,也有画意。柿树的叶子落得大度、干脆,柿叶落了,一树的青柿子在树上挂着,慢慢黄了、红了,有人来摘,有鸟来啄,有风来看。也有一些柿子落在一地的柿叶上,柿叶脆响,柿子噗的一声落地,安心地趴在那儿,不动了。灰白枯败,或是腌菜青的柿叶,衬着鲜红的柿子,很有画意。来觅食的鸡们看不懂画,伸颈啄一下,又啄一下,一个柿子被啄得稀烂。风从树间过,不知道是否数清楚了树上的柿子,不知道它们是否发现有一个柿子落在地上,被鸡啄烂。柿叶落了,柿子也相继落了,一棵柿子树就走进了它的冬天。冬天有些寒冷,柿树瘦弱的树枝大概是不怕冷的。此时,没有了叶和果的负累,也许还要轻松一些。柿树的叶子和果子落了,一棵柿树枝上的时光大概也轻了一些。

冬天,时光从叶上落下,阳光也从树上落下,这个世界仿佛更轻盈了。冬天,原来也有一种放下的轻盈。



范敬宜先生的回信(作者供图)